



# 那些创造奇迹的双手



四川北川新城的航拍照片。新华社记者 陈 楠 摄



## 用心建家园

口述者：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党委书记 席增斌

当你考虑得更多的是工作时，就不会觉得累。基层干部真的在干事，在为老百姓着想。

地震后，我在白什乡搞重建，修了3座桥，在全县农房重建进度第一。2010年6月28日，山东援建项目全部移交了，我正想歇口气，没想到又被调到禹里乡。

这个乡是重灾乡，关键是唐家山堰塞湖就悬在头顶，一直没有确定到底是原址重建还是搬迁。这是全省最后一个开始重建的，2009年6月，确定在海拔723米的位置上可重建，要求我们2010年12月必须完成重建。到任时，那里全是临时棚子和板房，路还没修通，桥也不能用，大量建筑材料运不进来。那时，一个月只能拉进来3000块砖，而我需要用30万块！

我们马上分7大区域、6个小组，明确责任，加强保障，加速推进，建砖厂、弄沙厂，加班加点，当年就建了几十万平方米。我家修房子，我没时间去看，群众修房子，我比他们还急。尤其是地方就那么大，要拆一些、挪出来，建好了再搬回去，有的房子先后拆了7次，群众不理解，每天有两三百人来找我“聊天”。他们哪有那么好心情“聊天”？其实就是提意见，闹情绪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耐心细致地解释，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。

去年端午节头一天，我又接到赴曲山镇的命令。这边需要解决的遗留问题较多，我先调研了两个月，才作出工作部署。我们想了各种办法，化解基层矛盾。这5年，我的工作强度一直很大，说实话，靠的是责任心，当你考虑得更多的是工作时，就不觉得累。我真心想说一句，基层干部真的在干事，在为老百姓着想。

现在，我们正发展三七等养心菜，去年试种了300亩，每亩能增收6000元，今年争取干起来！说心里话，从我当乡长到今天七八年了，真心觉得对不起家人。如果有时间，我会用来陪陪孩子，这就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小小心愿。

文/本报记者 王晋



## 无悔那三年

口述者：广东东莞援建映秀工作小组组员 陈志标

我们的测量队走过了映秀每一寸沟壑，用自己的脚步一步步测完了地形。

援建映秀那3年，是我人生中最可宝贵的经历。我和援建工作组的组长陈林佐、同事傅晓炜全程参与了重建的每一阶段，从震后建板房到做规划、搞建设，一点一滴的变化都让我们刻骨铭心，当地人也亲切地称我们为“东莞三剑客”。

我们是2008年8月到映秀的。第一感觉是安静得可怕。人不少，可是听不到交流，看不到笑脸，我们连说话都不敢高声。

灾区群众还没从阴影中走出来。人心没有希望，重建就无从谈起，这是第一件让我们着急的事。我们想了一个办法，在震后第一个中秋节，策划了一场篝火晚会，邀请群众一起联欢，让群众自己出节目，并搞了“恢复重建有奖问答”，意在给他们一个蓝图、一些希望，让他们知道，未来几年我们都会在这里帮助他们重建家园。我的感觉，心理恢复就是从那个中秋节开始的。人们脸上开始有了笑意，有时也能看到群众在空地上唱歌跳舞了。

做规划是最艰辛的。记得汶川灾区13个乡镇第一次聚在成都讨论重建规划，我们拿着初稿去，主持会议的人却直接说，“映秀今天就不讨论了”。为什么？因为谁都心知肚明，映秀的规划没那么容易。作为强震的震中，重建映秀，要在0.74平方公里的狭窄空间避开强震断裂带，建齐各种功能设施，既要保证安全性，又要保证群众未来的生活、工作，同时，映秀作为震中背负了太多关注，大家共同的心愿是建成一个具有世界级水准的小镇。标准之高，也让我们“压力山大”。

刚开始是一头雾水。做规划总得有地图吧？可是没有，我们手上只有一张模糊的航拍图。我们的测量队走过了映秀每一寸沟壑，用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测完了地形。为了达到高水准，我们遍

访众多国内外知名规划专家和建筑设计师。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小镇能汇聚那么多大师的心血，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何镜堂、巴黎卢浮宫扩建设计师贝聿铭等，仅参与的院士就有近10位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还要走村入户访群众，充分听取灾区人民的意见。

事实上，各方意见常常是有矛盾的，需要从中权衡利弊，找出较优方案。比如，专家认为应尽可能多地保留地震遗址，而当地人却并不希望看到那么多遗址；又如，外界人会质疑映秀是否应搞旅游业，但当地人为生计考虑，却迫切希望发展旅游。

因此，规划几易其稿，花费了整整10个月的心血。最后的规划，是要建成一个温馨舒适、有浓厚藏羌民族特色，有抗震博物馆的旅游名镇。为当地人的生计考虑，我们为每一栋民房都设计了铺位店面。那段时间，援建组在紧迫的时间表下，每天的工作像一场足球赛：白天是“上半场”，晚上是“下半场”，深夜还常有“加时赛”。很多同志都累瘦了，我也瘦了10公斤。

2010年8月，新映秀已具雏形。就在我们筹备完工仪式的时候，可怕的“大考”来了。一天凌晨，汶川遭遇暴雨突袭，山上数十万立方米泥石流拦腰堵住岷江，凶猛的洪水改道涌进映秀新镇，冲淹了大片房屋设施。得到消息，我们心中的悲痛无法抑制，难道两年的辛苦就这样毁于一旦？

记得受灾最严重的是映秀水厂，我急忙打电话给北京的设计单位，对方说“扛得住、没问题”。事实证明，经过浸泡和冲刷的新建筑，一栋也没有倒下，我们受到了莫大的鼓舞。

我们离开时，映秀已经变成一座风景如画的新生小镇，一如我们当初所设想的。映秀的旅游业也发展得如火如荼，很多居民把临街房子改作家庭旅馆。不久前，我打电话给映秀的朋友，请他们帮忙订个房，谁知朋友回答“房子满了，订不到，如果周末来，连停车的地方都没有”，我听了又是开心又是感慨。在映秀度过生命中那3年，我终生无悔。

文/本报记者 郑杨



## 为汶川加油

口述者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中心市场报道部副主任 王涛

四川人民积极乐观的心态告诉我们，没有理由不热爱生活。

汶川地震发生时，我刚结婚不久，但身为一名记者，我觉得有责任要去，经过3次主动请缨，终于在次日晚到达抗震救灾第一线。

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深入到受灾最严重的汶川、北川、都江堰、彭州、青川等县，采访报道灾区群众现场救援、医疗救治等情况。灾区条件很艰苦，每天睡三四个小时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在采访伤员时，有一个7岁小女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她是重灾区绵竹汉旺镇小学一年级的学生，地震导致她颈椎骨折。采访她时，她向我表达了很多愿望，她说她最想吃冰糕，想游泳，想回去上学……从这个女孩身上，我看到了四川人所拥有的积极乐观的精神。很可惜，后来与这个孩子失去了联系，5年过去了，按年纪，这孩子也该上初中了吧，真心希望她一切都好。

从四川灾区回来，组织上给了我很多荣誉，包括“全国抗震救灾报道先进个人”、“全国抗震救灾优秀记者”等等，但我内心觉得受之有愧。5年来，我几乎没同别人聊过这些经历，我有意避免接触和汶川地震相关的信息。当年在汶川地震时写的稿子，被我放在电脑很隐蔽的一个文件夹里。

但同时，我却更加关注与四川相关的信息，每当听到四川人谈自己家乡发生的变化时，我心里也暖暖的。

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时候，我再次来到汶川，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此前一年的汶川，来往的都是军车、救护车，

文/本报记者 韩秉志

本版编辑 梁婧

5年很长，长得足够让一粒新生的种子成长为一棵果实累累的大树。

5年很短，短得不够刻画一个民族重整河山的惊心动魄与众志成城。

5年很快，快得让被自然毁坏的家园变身为生机勃勃的美丽新世界。

5年很慢，慢得足够让饱受创伤的信心在日升日落里静静沉淀生长。

春风又绿汶川。

5年长短快慢的变奏，谱写出一曲激扬深沉的时代乐章。人，顶天立地的人，是其中最动人的音符。

5年间，是修复是重生更是新生。

我们看见，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，顽强地从创伤中挺直腰板，自力更生坚忍不拔，用双手捧出希望绽放笑容；

我们看见，来自天南地北的援建者，伸出骨肉同胞温暖的双手，创造出速度与质量双赢的建设新局面；

我们看见，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客，用他们热切的双眼注视着，用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帮助和见证着汶川的变化。

就是这一双双的手，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默默地改变着这片土地。

来到昔日的地震灾区，今天的人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双“艺术的手”。在艺术家的创作中，“手”是最有代表性的重生题材。在聚源中学，有一个“四手相连”的雕塑，表达着手手相握的温暖和力量；在汉旺镇中心广场，一座大手牵小手的雕塑被命名为“大爱永生”，记录着生命守望不离不弃的情怀；在青川县马鹿中学，有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雕塑，雕塑的基座上印着22个援建者的手印。在这里，手，意味着力量；手，展示着不屈；手，象征着希望；手，创造着奇迹。

让我们感谢这些创造奇迹的双手。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内心，请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，重温他们不同寻常的5年。这是回忆，也是纪念，更让我们从一段特殊的经历中汲取力量、凝聚共识，更自信更积极地迎接未来的挑战。

同舟共济生生不息。在重建的洪流之中，哪里还需要分清本地人还是外来客？今天的汶川奇迹，来自13亿人用爱心、智慧和汗水的共同创造，来自今天的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。

无论富饶还是贫瘠，无论广阔还是狭小，无论创痛还是平安，祖国山河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是13亿人捧在手心里的珍宝，也都将是中国梦开花结果的地方。

文/姜范